

■非虚构作品展

周一上班，走进大院，看到门卫室老白和另一位门卫室的工作人员正低着头，弯着腰，吃力地打扫大院里的卫生。说打扫卫生，其实就是打扫院子里的落叶。时值深秋，挂在树上的枯枝败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阵阵北风的呼号之下，趁着夜幕的掩护，悄无声息地回归大地，似化作泥土的归宿。院子里的落叶并不多，围着园圃周边栽种的，是几棵高大挺拔的辛夷树——在我的家乡，辛夷树被赋予了高雅、唯美、充满希望的名号“望春花”。

老白挥动着手中的扫帚，左右开弓。再看那叶子，似俏皮的玩偶，一会儿欢快地跳起，一会儿又从扫帚的缝隙中溜走。老白不紧不慢，再次挥一下扫帚，直到彻底收拢住落叶的脾气。“扫帚不到，那灰尘是断然不会自己走的。”这句话不知怎么回事，忽然就从脑海中蹦了出来。我走上前，打了声招呼：“忙着哩，老白！”老白应声抬起头来：“起得早，顺手就扫一下呗！”我知道，这份工作其实是由保洁员负责，但上班时间还没到，保洁员没这么早到岗。

认识老白很偶然。虽然他来到我们单位当门卫很长时间了，但开始并没有印象，或者说，印象不深。铁打的营盘，流水的门卫，一茬接一茬的门卫，来了一拨又一拨，走马观花似的。不要小看门卫，在当下这也是个紧俏岗位。原先县里为了安置“四零”“五零”人员，就是安置企业四十岁五十岁的下岗职工，后来扩展到凡是身体结实没毛病，还能发挥余热的，都能通过县保安公司的招聘，安排到政府、金融、司法等机关单位，负责安保工作，说白了，就是机关门卫。每月虽然只有一两千元的薪水，可起码能吃饱穿暖，有零花钱——按照老白的说法，不用再花孩子们的钱了。

认识老白，说具体一点，就是真正认识老白那一次——是我母亲在离单位不远的洛书小区居住时，由于有急事找我，竟然摸到单位门口，报出我的名字，然后，老白通过电话找到了我。从那以后，我算是认识了老白。后来，我因工作经常熬夜加班，每次从办公楼里出来，总是习惯性地在大院里溜达几圈，此时但凡老白

在，我就会喊他一块在院里散步。边散步边聊天，我得知他原来在商业系统上班。说起在商业系统上班那段日子，朦朧月色下老白如数家珍，说话的声调明显提高，喜形于色中有着掩饰不住的自豪。他说，那个年代物资紧缺，人们凭票购物，托关系、走后门买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等。说到最后，老白的语气忽然变得低沉，神情也有些黯然。虽然老白不明说，但我明白，世事如大浪淘沙，总有一些人和事会大起大落，起起伏伏。

认识时间久了，我对老白的印象就更为深刻，这不单单是老白在单位工作时间长了的缘故。我发现，门卫室的人员待不到三年五年，走了一茬又一茬，可老白却纹丝不动，估计有十年以上了。平时在单位，大家都能看到，老白他们早上上班时，身着安保制服，整齐地站在大院门口，迎接

上班人员。上班后，都在门卫值班室，着装整齐，对进出人员进行登记，热心地电话联系邀约的干警，不让办事人员空跑。下午，抱着一摞报纸杂志，往各个办公室分送。到了晚上，夜里起来巡查，忘记关灯的上去熄灭，发现办公室有空调没有关闭的，就及时联系干警。曾有好多次，我在单位值班时，晚上的走廊灯，总是有人关掉，听老白说，那都是他们晚上最后巡查时关掉的。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听说是老白定下来的一套安保规程，并带动其他门卫执行起来的——后来才知道，老白是门卫室人员的组长。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个组长大小是个“关键少数”。估计是老白自身素质硬，把别人瞧不起的工作当成像样的工作来干，而且干得像模像样，有条不紊，所以，才被长久地留了下来吧！

现在回想起来，和老白打交道最多的，都是麻烦老白的事儿。我

们搞宣传的，外出摆放展板，就是一大堆活儿。以前人员少、任务重，一遇到需要摆放宣传展板，我就到大院门口找老白——正像当地俗话说的“熟人能多吃四两豆腐呗”，就是人多力量大的意思。我请他帮忙打开单位西边仓库的门，我一边说着外宣的内容，一边请老白在一摞一摞堆放着的展板中翻箱倒柜查找，就是为了给单位省点钱。老白也不推辞，也不嫌灰尘大，一个一个个展板找出来，一张一张地摆放在铁架子上。接着，老白轻车熟路地从门卫室拿出一卷玻璃胶带，摸索着用手指甲抠出头绪来，拉开胶带，看着长短，用牙齿撕开口子，把撕下来的胶带递给我，我再把架子上的展板固定结实，或者他直接撕下来，捆绑好。随后，我和老白一起抬着固定好的展板，摆放到单位大门外，供来往行人观看。



秋意

周文静摄

## 珍贵的钥匙

石朋庆

如今，每个人的身上恐怕只有两样东西如影随形了，一个是手机，另一个是钥匙。手机的普及，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其功能却包罗万象；钥匙虽然自古有之，种类也不断翻新，但它始终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开锁。

我赞叹钥匙这种永恒不变的功能，无怪乎，人们普遍将连锁与钥匙用来比喻永结同心的爱情。

我最早拥有自己的钥匙大约是5岁的时候。记得那时，我还住在乡下，父亲在乡卫生院上班，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几乎没时间管我，于是就在我的脖子上挂了一把钥匙，放学后便可回家。那天，天很晚了，母亲还没回家，我到不场等她时，把脖子上的钥匙取了下来，当成一种玩具，使劲地转着圈子甩，没想到手一脱，那把钥匙飞得无影无踪，应该是飞到水田里去了。

没有了钥匙，我一下慌了，像失去什么似的，生怕母亲责怪我。母亲知道后，还到钥匙可能掉落的水田里找了又找，也没找到那把钥匙。那天晚上父亲回来后，狠狠地批了我一顿。他说，钥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掉钥匙比掉钱包还过分，叫我以后不要把钥匙当玩具了。说完，他把自己的那把钥匙，系了根红带子，挂到了我的脖子上。

那时，在我看来，掉了钥匙，就意味着不能回家，不能回家就不能吃

饭睡觉，就不能按时上学，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还有，掉了的钥匙万一被小偷捡到，那就麻烦了——我越想越后怕。难怪父亲说，掉钥匙比掉钱包还严重。

近些年，把钥匙挂在孩子胸前的现象好像越来越少了。在孩子脖子上挂钥匙，让钥匙展现在胸前，可能会让某些不法分子摘下孩子脖子上的钥匙而入室行窃，给家庭财产和成员安全带来威胁。因此，从安全出发，现在的家长大都采取把钥匙放在书包或比较隐蔽的某个地方，让孩子牢牢记住，不让孩子将钥匙拿在手上当玩具玩。

真正知道钥匙的重要，还是参加工作之后。那时，我在一家医院的门

诊药房上班。主任将药房的一把钥匙郑重地交给我，对我说，药品是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治病救命的特殊商品，管好药品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我拿着这把沉甸甸的钥匙，深感肩上的重任。看似管的是钥匙，实则管的是药品，平时，要保证药品品种不能缺，数量不能少，质量不能劣。那时，工作任务虽然繁重，但我从没放弃对钥匙的专注度——可别让钥匙又飞到“水田”里啊！

岁月轮回，时间流逝。每个人的身上，钥匙会越来越多。少则三五把，多则八九把，无论是哪一把都承载着“责任”二字。家里的钥匙，是家的责任；办公室的钥匙，是工作的责任；车子的

晚上，不用我吩咐，老白和他的门卫室人员就会把展板抬进院里，第二天，又重新摆放出去。需要宣传几天，老白他们就会给服务好几天，不用再操心。

说起老白，让人印象更深的，还是老白的身兼数职。他不仅是门卫值守人员、单位安保人员、报纸收发传递人员，还是清洁人员、服务人员，也就是说，哪里需要，哪里就有老白他们的身影。大院有落叶，他们会拿起扫帚清扫；苗圃旱了，他们会打开阀门浇灌——有一次我看到，老白竟驾驶着防疫时的专用三轮车，灌满水给树木喷水。冬天，大雪压弯了竹梢，他们就会拿来长杆，截掉竹顶上的积雪。大雪封路时，老白他们就会拿着铁锹，给干警清扫出一条上下班的路来。在我看来，老白他们，眼中有干不完的事儿，他们看似门卫，说是安保人员，实际上他们就是服务的代名词。老白的同事说，从来没听到过老白的抱怨声，他总是任劳任怨，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出现身着安保制服奔波劳作的身影。

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一次周一单位举行升国旗仪式时，门卫室老白和他的两名同事竟然和我们一样，着装整齐，齐刷刷地站在大门口，面朝国旗，神情肃穆地行注目礼。打那之后，我发现，凡是单位升旗，老白他们一直坚持和我们一道参加升国旗仪式……老白他们，从不看低自己，从不卑微自己，他们把自己的身心融入到检察工作中，高大的身姿自然有高贵的心灵，在映照，在熏陶，在洗礼。不要轻忽一个普通人，他的精神世界同样深邃、精彩。

与老白接触多了，我还知道，老白家里有个老母亲需要他照顾；还有一个孩子，在郑州地铁公司上班，隔三岔五地，会寄来很多包裹——这时的老白就会露出或得意或满足的神情。接触多了，我还知道，老白是个慢性子，说话不紧不慢，办事不急不躁，虽然有时是按部就班，可都是有张有弛，井井有条。稳重，豁达，朴实，组合成他身上最不易让人看出的特性和质感。一个不起眼的人，一个不起眼的岗位，让我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和感悟。

“这里有你一个快递，你下班来取吧，不要忘了哦！”临下班时，门卫室老白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放下电话，望着窗外，我看到树的黄叶随风飘落，你我他，又要迎来一个季节的翩然光临。

（作者单位：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检察院）

钥匙，是安全的责任。

因工作需要，我换过不少单位，每到一个个单位，都会得到新的钥匙。有一年，我调到一家机关单位，领导交给我一把钥匙，要我管理干部人事档案。我知道，干部人事档案是一个人的生命轨迹的某种写照，是用单位了解一个人情况的重要资料。把我放到这么一个重要岗位，给我这把贵重的钥匙，让我存好管好利用好干部人事档案，可想而知，单位是多么信任我、器重我，我深感责任重大。那些年，我如履薄冰，生怕有一丝的闪失，哪怕是一点点的差错。我时刻提醒自己，努力工作，不负期望，将这把钥匙管得紧紧的、牢牢的。偶尔一恍惚，看不见钥匙，我就会惊出一身冷汗。

人生其实也是由一把把钥匙串起来的，每一把钥匙的背后都会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每一把钥匙都是珍贵的。珍惜钥匙，便是珍爱自己的人生。

（作者单位：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检察院）

神，再次步行二十多公里去赶班车。后来才知道，经过抢修，公路上几处垮塌的地方已经可以勉强通行小车，单位的车刚好送人下乡返回，但司机不知道单位有人在乡里，让我梗着脖子望车兴叹了好久。

回到单位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材料。开始草拟调查报告，逐一叙述调查所涉及的问题，重点对证据情况进行分析，最终形成了信访举报问题失实的结论。随后，对调查报告反复斟酌修改，又工工整整地重新抄写一遍，最后才正式送给科长审核。

推开办公室虚掩着的门，见科长正在跟几个同事商量工作。在听取调查情况汇报后，科长接过调查报告仔细看了起来，同时还翻阅查看一些证据材料，并时不时地问一些细节。随后科长在报告上签署意见，叮嘱我把所有材料装订后交给内勤存档备查。

我刚退出房间想关上门，就听见科长的大嗓门：“这个材料反映的问题成案率不大，所以专门交给这个小伙子，让他去‘单飞’一次，就是要让他去练一下胆子。大家以后对年轻人也要多给任务、多压担子、多教方法，只有多锻炼，才能尽快学会独立办案。”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安排我一个人单独下乡的真正目的啊。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 行走旷野(外一首)

刘忠

陆续地,我听到你南进的足音  
正越过阿尔泰山、天山  
黄尘漫卷在风里  
铺展的通道正一一敞开

写意的山,抒情的河  
吟咏的禾田,描绘的草木  
我在东岳之巅挥一挥手  
所有的盛景中,我依然繁华

谁能辜负这土地,走  
我做不到决绝、无情  
蓬勃、弱败、枯荣  
仍以站立者的姿态  
你看,那气场  
那茂盛,仍在陶醉你,温暖你  
消减途中的疲惫与艰辛

没什么放不下,这天地轮回  
我用全身气力  
目染冰天雪地  
哪怕一点点微寒冲击  
也只愿在无憾中消逝  
回忆化作冬日里的银装  
我的笑容里一直闪着光

谷子记

老远便嗅出你的味道  
记忆里的醇香  
自味蕾回旋  
一瞥此刻,金色镶嵌  
这个盛大的节日  
更为璀璨

秋天的梦,怀揣着希冀  
然后,冬天的念想  
孕育生机  
沉甸甸的深情压向大地  
感恩,源自季节与季节的更替  
阳光与雨露的恣意

我知道这一刻  
母亲的笑,自秋风中送出  
轻漫的腰身中唱一曲  
风雨同舟的舞蹈  
而父亲凝视大地的目光  
穿透了时光的苍茫

扬起又洒下,稻场上的  
懵懂孩童脸上憨憨的笑容  
留住了一抹夕阳。炊烟下  
一碗米粥的蒸腾之气  
经久不散,唇齿留香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

## 我的职责

张旭升

我的职责是——  
把太阳从黑暗中推出来  
冉冉升起，普照大地

我的职责是——  
举火把，引领迷失方向的人  
回自己的家

我的职责是——  
找准每一处溃烂的部位  
剔除，愈合

我的职责是——  
在悬崖峭壁凿石铺路  
让无期绝望的人抵达彼岸

我的职责是——  
干涸土地清澈的泉水  
唤回将死的生命

我的职责是——  
灵魂的使者  
把出窍的魂魄送回肉体

不要冷眼看我  
更不要仰视我  
我是你们的亲人  
与我掏心掏肺地叙谈  
痛苦与眼泪会自消散

你们误以为我多么刚强  
我的心也是肉长的啊  
会痛，会撕裂，也会流血

请收起你们的暴力吧  
隐藏于内心，化为一朵雪花  
着地而化，滋润一粒尘埃

我不愿看到恐怖的眼睛  
不愿看到哭泣、哀嚎、血腥  
我愿意将它们掩埋

（作者单位：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检察院）